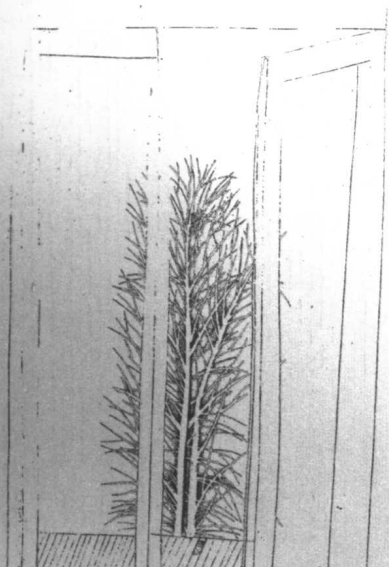


柳/泉/文/丛

乔荣涛 著

多彩的雨



人民日报出版社

1267
178
柳 / 泉 / 文 / 丛

100282

多彩的雨

乔荣涛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彩的雨/郑峰主编,乔荣涛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5 (柳泉文丛)

ISBN 7-80153-514-6

I. 多... II. 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874 号

书 名: 多彩的雨

主 编: 郑 峰

著 者: 乔荣涛

责任编辑: 曼 嫚

封面设计: 刘 海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淄博金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00 千

印 张: 57

印 数: 1000 册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514-6/G·296

定 价: 165.00 元(本册定价: 16.00 元)

自序

我喜爱诗歌、小说，也喜爱散文。

我爱散文，是因为它的自由与开放。散文无定式，不拘一格，既可扬扬洒洒书长文，亦可小巧玲珑写短章。内容大到古往今来，民情国事，小到锅碗瓢盆、鱼虫花鸟，皆可成文。散文可叙事、写景、状物，也可以说理、言志、抒情。雅者，无际涯。俗者，无界痕。古人之见，凡韵文之外者，均为散文也。

我爱散文，是因为它能言真，表实感，抒真情。言为心声，吐之有物，见景触情，有感而发。真，为散文之本；情，为散文之魂。

爱归之爱，但写好散文并非易事。我曾尝试，难如己愿。本集收入的篇什，也许有花，也许是草，但总是心灵之泉育之的东西。虽无孤芳之心，却有回眸之意，遥望走过的路。

作者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日

目 录

自 序	1
笛声,在小岛上飘荡	1
西行日记	5
并非珍品的珍藏	20
致敬!“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访俄随笔之一	22
光明的歌唱者——普希金(外一篇)	25
走近历史	29
俄罗斯之旅	32
情洒山城红岩村	62
蛇口见闻录	66
透过市场这个窗口	68
诗画春色里 蛙鼓细雨中	70
梦台湾	
——访台散记	72
在圣彼德堡名人墓园	76
雨中日月潭	78
异域纪事	80

故乡的井	84
饺子	87
岳母的病	90
初秋新城访渔洋	93
临淄古墓问史	98
他用心血浇灌瓷苑报春花	
——记高级工程师、山东省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张儒岭 ...	103
范杰的艺术世界	112
泉海泛舟	114
爱的春天在这里	
——病房散记	117
春至客来兮	
——访著名画家孙瑛	120
春花集(三章)	122
雪(外一章)	124
有血有肉的英雄雕塑	
——电视连续剧《梁子》观后	126
凝重·深沉·粗犷·绚丽	
——浅谈电影《荒漠中的狮子》的美学风格	129
景融于情 情寓于景	
——谈电影《月牙儿》中的“月”	131
山水雅韵 自然情结	
——读韩青散文集《寄情大自然》	133
纤夫礼赞	
——为报告文学集《历史的纤夫》作序	136
于“无情”处见深情	
——评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	138
煤海恋情 生活礼赞	

——评韩青诗集《太阳石》·····	141
五月遍芳菲 更有俏新枝	
——观淄博市歌舞团的大型歌舞《百花颂》·····	144
意蕴隽永 情韵雅致	
——小品《眼睛与花与火烧云》观后·····	146
弘扬时代精神的史诗	
——读曹庆文长篇纪实文学《守望冈底斯山》·····	148
黄梅戏《秋千架》引起的思考·····	152
正气浩歌	
——读孙丰深的长篇小说《白驼山》·····	155
心灵奏鸣 人生行吟	
——周雁翔和他的诗·····	158
活脱于形 传神在内	
——评张安杰同志中篇小说《正骨》·····	160
锦书传情撼心灵	
——读书信体散文集《云中锦书》有感·····	163
五音戏《换魂记》谈片·····	165
崔福顺,好样的!	
——评电影《良心》·····	167
聊斋研究的又一力著	
——读《艺品聊斋》专著·····	169
赛场漫笔 缘茵寻星·····	172
缘茵场上的春天·····	175
波诡云谲欧锦赛·····	177
大洋劲吹奥运风·····	179
火牛难“火” 威风不在·····	181
追求快乐 企盼精彩·····	183
关于人的话题·····	185

人生话语	188
人生感悟	190
老虎的本性(外二章)	192
体味与玩味	196
不必太较真	198
感受春节	201
新世纪断想	203

笛声,在小岛上飘荡

初次上岛,大开眼界,一切都觉得新鲜,大有置身世外桃源之感。吃过晚饭,我走出营房,顾不得转车乘船的疲劳,便踏着夕阳,漫步在蜿蜒崎岖的海岛小路,饱览着这岛上的秀丽美景。

时值初夏,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岛上,到处覆盖着花草树木,葱葱郁郁,飞碧流翠。漫山遍野的槐树开满了洁白的槐花,犹如瑞雪缀枝,银片叠挂,白绿辉映,素洁典雅。山路旁,岩缝间,数不清的野花正嫩萼初绽,欲吐欲羞,在晚风中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整个小岛像披上了一层迷人的锦装绣衣,美丽极了!树林里,许多叫不出名的小鸟在腾飞,鸣叫,热闹异常。我心中暗暗感叹,真是个鸟语花香的世界。可惜我笔拙,描绘不出这秀丽的景色,如果那些思路敏捷、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到此一游,笔下说不定会喷涌出多少丽词华章呢!

沿着弯曲的小路,我来到半月形的海湾。这里又是另外一种壮丽的景象。晚霞映红了一望无际的海面,海风微拂,波光粼粼,缓缓的海水给银色的沙滩划出了一道道明亮的弧线。远处,鱼舟点点,机声隆隆。我站在海滩上,极目远眺,一任风吹,仿佛承受着大海的爱抚,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慰,大有心旷神怡,乐而忘返之感。

我正陷入陶醉之中的时候,忽然,一阵悠扬悦耳的笛声飘然而至。侧而细听,曲调流畅欢快,旋律幽雅别致,时而像鸣泉流溪,时而似莺唱雀啼。也许是业余文艺爱好的习惯,我被这笛声吸引住

了。循着笛声,我的脚步渐渐向前移动。在海湾的西端,有一块巨石,巍然屹立在海边。一位战士正坐在那块石头上悠然自得地吹笛子呢。

他吹得很入神,直到我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还没有察觉。为了不破坏他的雅兴,我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等他停下来,我才说:“吹得不错嘛。”他急忙站起来,手足无措地连声说:“不行,不行,吹得不好。”然后问:“同志,你是——”“噢,我是军区空军政治部的,今天刚到。你是哪个连的?贵姓?”我回答后又问他。他告诉我,他是三连的,姓王,家是浙江,八二年入伍。然后,我拉他一块坐在那块巨石上慢慢地攀谈起来。

他有二十多岁,清瘦的面孔,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精干、聪明,典型的南方气质。尽管他注意说话的口音,但仍能听出浓重的浙江语调。我问:“在家你就喜欢吹笛子吗?”他笑了笑,略微沉思了一下。“没有正规学过,只是爱好而已。小的时候,见别人吹笛子,觉着挺好玩,于是,我们一帮调皮鬼钻进我们村后山的竹林,弄几根竹子,钻几个空,也不管音准不准,就呜呜啦啦地瞎吹一气。后来,渐渐长大了,上学了,学会了识谱,也能吹简单的歌了。每当下午放了学或者星期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赶着牛去放牧。牛在山坡溪边吃草,我就坐在旁边吹《小放牛》。等牛吃饱了,夕阳下山了,我们就骑上牛背,一边走,一边吹,悠哉悠哉,真舒心呢!”他说得那样真切,就像在朗诵一首委婉动听的田园抒情诗,字句里,无不流露出对故乡的爱恋,对少年生活的美好回忆。我的激情似乎也被点燃了,静静地听着,静静地听着……

海浪在轻轻地拍击着海岸,发出哗哗的声响。他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仿佛又在回忆他那孩提时的乐趣。我打断他的沉思,“你们家乡一定很美罗?”“你去过?”他惊喜地反问道。说真的,我走过的地方当中,浙江莫干山区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我回答说:“去过你们家乡那一带。”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激动地直摇晃,

好像找到了半个老乡。他说：“我们村就在一座山下，村北山上全是竹林，有碗口粗的，有酒杯粗的，一年四季，全是绿色。每当秋天，我都要选几根好的做笛子。瞧，这根笛子还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呢。”我接过笛子一瞧，哟，果然做得精致。笛子上刻了许多花纹，笛子的一端还系着个红穗穗。

我一边欣赏着那枝笛子，一边问：“你在这里习惯吗？”他显得有些窘迫，不好意思地说：“刚入伍时真不习惯，你别看这岛子挺美，其实待不上两天你就够了，巴掌大的一点地方，走路就爬山，出门看大海，晚上站岗，听着大海涨潮的呼啸，心里直打怵。那时，一闭上眼睛，就像又飞到了家乡。不怕你笑话，我还偷偷掉过泪呢。这笛子，足有三四个月没响过。后来，指导员找我谈心，讲革命道理，还给我讲了卧牛石的故事呢。”“卧牛石？”我不解地问。“是啊，你看这像什么？”他指指我们坐着的大石块。“据说，这块石头就是牛变的呢！你看，这是一对犄角，那是牛尾。”经他一番解释，我仔细一看，还真像卧在这里的一头牛。接着，他给我讲了卧牛石的故事。

从前，这岛上住着一户人家，靠打鱼、种地谋生。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这里绿树成荫，鱼足粮丰，真是个仙岛。后来，海盗看上了这个地方，强行霸占，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害遇难。他们家养的一头牛见此壮，怒不可遏，吼叫着冲进敌群，头撞角挑，终于杀退了海盗。牛却负了重伤，倒在了海边，化作一块礁石。它高昂着头，注视着大海，像随时准备出击，保卫着神圣的小岛！

听完他的叙述，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翻腾不息。想不到这小小的海岛上，还有如此悲壮的故事。至于故事的真实性，大没必要考究，但这种保卫社稷的英勇精神，却令人感叹，使人鼓舞。此刻，小王的脸色变得很严峻，他捡起一块小石头，愤愤地掷进了海里。略微沉思了片刻，他接着说：“从那以后，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个小

岛。它和家乡一样的美，一样的可爱。这碧绿的小岛就像家乡的山，这蓝色的大海就像家乡无边的稻田。我坐在这儿，仿佛又骑上了我少年时代骑过的牛。现在，要是让我离开这里，从心里讲，还真是恋恋不舍呢。这也许是感情起了变化吧。”

呵，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坦率而热情，赤诚而敦厚，多么可爱！像他这样的何止一个呢？为了祖国的安宁，为了祖国的四化建设，他们离别了故乡，离别了亲人，不惜付出感情的巨大代价，付出金子般的青春年华，远戍边陲海防，把手中的牧鞭、锄把、螺刀、水笔毫不犹豫地换成了五尺钢枪，像热爱自己的故乡一样，热爱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对一草一木、一礁一石都是爱得那样深沉、执着，这是一种多么伟大而崇高的精神情操啊！

夕阳渐渐坠入浩瀚的大海，晚霞给海面罩上了绛紫色轻纱。暮色中，我望着浩渺的烟波，翻飞的鸥鸟，归航的舟影……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奋然站起，啊，大海，多么壮丽的风光！我高兴地说：“小王，来，吹一支歌吧。”“好，我吹一支自己编的《海岛，战士的第二故乡》。”说完，他把笛子往嘴上一搁，清亮的音符像泉水般涌了出来。优美的曲调溶进了渔民号子，显得热烈、奔放、自然、和谐。笛声和着大海的潮声在起伏，汇成了雄伟的交响乐，在小岛上飘荡，在辽阔的海疆上飘荡着、飘荡着……

一九八四年载《湍流》

西行日记

八月十四日：在列车上

这一路好辛苦。难忘的第一次西行。8月13日，我接到首长命令，立即出发，赴西北某地，采访导弹实弹演习。当日下午买票，次日凌晨出发。从济南乘车到宝鸡，距离我抵达的目的地还有一半路程，只有换乘从上海至乌鲁木齐或者从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列车了。我从宝鸡下车，走出车站，到售票室一问，当日的客票皆无，只好购了一张第二天北京至乌鲁木齐的69次车票。

等我购票出来时，暮色已笼罩了宝鸡城。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又在路旁一个地摊，生平第一次吃了羊肉泡馍。因没有经验，忘了嘱咐摊主少放点辣椒，结果辣得我大汗淋漓，频频吸气，好半天才享受完在陕西人看来的美餐。回到旅馆，匆匆擦了个澡（没有浴室），便在灯下翻阅各种杂志。这次奉命到西部某地参观采访导弹发射，只有我一人独行，因此，尽管走的匆忙，我也没有忘记多带些书籍，以便路上阅读。

西行心切，我边看书边算着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迷迷糊糊捱到天亮。吃过午饭，好不容易挤上了晚点一个多小时的69次车。天哪，人挤成一个团，毫无插足之地，整个车厢，密不透风。我手拎着包，就站在刚挤进车门的地方，动也别想动。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在茫茫夜色里狂奔，窗外的灯火极稀

少。人们就这样呆呆地互相拥挤着，我的包也依然拎在手里，无非是从右手艰难换到左手，再从左手换回右手，时值八月中旬，虽说陇东高原夜间气候凉爽，但在车厢内像蒸笼一般，我的军装已被汗水浸透。说来也怪，车厢静得很，没有一个怨天怨地，更没有因互相拥挤而发生不快，出门不易，共同的遭遇把大家心都拉近了，彼此的谅解形成了一种默契。车过天水、过武山，车上依然纹丝不动，除了又挤上几个乘客，极少见有下车的，竟连个上厕所的也没有。快到定西时，我旁边一位年轻女子背上的孩子突然哭闹起来。孩子大约有两三岁。那位年轻妇女无奈地哄着，周围的人也都很同情地帮她哄着孩子。孩子平静了一会儿，又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快到了，快见到你爸爸啦。”那位妇女不住地哄着，颠着。一位乘客说：“可能是渴了吧。”女人说：“是渴了，我在车上已经待七八个小时了，也没能喝一口水。”大家都无奈，焦急地望望车厢内，列车服务员早已无法服务，不见踪影。这种情况，就是有水也没法送。还是人多有办法，一位挤在角落里的乘客老远说：“我这里还有一个苹果，给这个孩子。”大家把苹果传递过来，孩子吃着苹果，哭闹这才止住。我问那妇女：“你到哪里下？”“夏官营。”“那，你是去探亲？”我试着问。因为，到夏官营下车的大都是军人，兰州军区空军司政后机关就在那里。“是去探亲的，小孩的爸爸在兰空当兵。”我作为她丈夫同军种的战友，不免更同情她。因为我在上海空军时，我爱人也同样带着孩子去挤车探亲。军人的妻子大都有相同的经历，真不易呀！

大家似乎彼此熟了一些，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消磨着这难熬的列车时光。车到夏官营，那位女子兴奋地忘记了旅途的艰辛和劳累，一边和大家道谢着，一边挤出车门。我在想，真不知她见到自己的丈夫是哭还是喜，祝愿他们幸福地度过这来之不易的假期。兰州站到了，我开始琢磨着，从兰州到目的地还要乘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如果照这样站下去，不吃不喝，无论如何也受不了，不如在兰

州中转别的车次换个座位也好。主意已定,我走下了列车。

八月十五日:车到兰州

下车时,不到凌晨五点,天色还黑蒙蒙的。新修的车站外,广场上只有一组灯高高在灯塔上发出昏黄的亮光。没想到8月份的大气,兰州的夜间这么凉,冷冷的夜风吹得人发颤。我急忙从包中拿出毛背心穿上,才觉着身体暖和一些。我先到售票厅,一看售票口的窗子关闭着,还未售票。我想在候车厅内休息一下,厅内等车的人到处都是,有的躺在地上,横七竖八。大厅内的气味极其难闻。我只好又回到广场,在灯塔下坐着,把头埋在两臂之间,趴在膝盖上。大概是太累了,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被一阵吆喝声吵醒。原来是几个水贩子,挑来水,摆开几个脸盆,在卖水给旅客洗脸。因为车站候车室内的盥洗间没有水,我也只好花两毛钱买了两勺水,简单地洗了洗脸。

东边天际已开始发白,曙色渐露。我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我到车站广场东边的一家小吃部要了一碗面条,面条既无油也无盐,更不见一点青菜,只有两片肥肉摆在上边。吃这样的面条,平生第一次。我刚吃了两口,周围已围上了几个讨饭的,手伸得之近,几乎靠近了我的饭碗。这顿饭是无法吃了,我把碗一撂,人还没起身离桌,几个讨饭人已急不可待地分享起这碗面条来。

大约八点左右,我又一次来到售票口,我向一位中年女售票员讲明要中转签字,换乘有座号的列车。售票员非常和蔼地说:“下午一点有一列从兰州发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不过座号已经售完。再说,通票中转一般是不会有座号的。”我向她讲明我在火车上已经站了十几个小时了,就是为了能乘个有座号的列车才从兰州下车的。她听了很同情,也许是处于对解放军的尊敬,于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吧,你在下午一点再到我这里来看看,有人退票的话给留一个座号,没有退票我负责帮你找个座位。”“你能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她微笑着回答，态度很坦诚的样子。我连声感谢，没想到碰上了这样的好人。

时间尚早，我又沿着天水路、庆阳路闲逛，一直走到南关十字，在百货大楼毫无目的地消磨了一个多小时。唯一的收获是花了半斤粮票和几毛钱买了一包饼干。因为我从头天下午还没吃东西，肚子早已是前心贴着后脊梁了。

我如约在一点钟赶到了售票厅，疑疑惑惑地走向窗口。我刚靠近窗口，惊喜地发现她还在值班。这时，她也发现并认出了我。她说：“你的运气不错，十分钟前有一个退票的，这个号就给你吧。”我接过票号后，那种感激之情，真是不知说什么好。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她的印象也许渐渐地模糊，但这件事情却会使我永生难忘。

再次乘车，继续西行。乘这一趟列车要比昨晚好的多了，有了座位，人也并不十分拥挤。不但能喝到水，而且列车上还能卖饭，列车上的气氛也好得多。我坐的这车厢，乘客大部分是兰州去新疆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家探亲后返回的，年轻人多，有说有笑。

越往西行，越加荒凉起来。两边不时闪过大片大片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看不到村庄，看不到绿树，只有蓬蓬丛丛的骆驼刺在沙砾中茁壮地生长着，带给荒漠的戈壁滩一丝绿意。也许是首次西行，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惆怅和孤独渐渐袭上心头。还好，这种感觉并没有延续多长，很快，我便融进这群陌生的年轻人中。正在我一个劲地翻阅着文学刊物时，坐在我身边的几位女青年也拿起刊物翻阅着。慢慢地，大家的话题转到刊物上来。看得出，有一个小伙子很喜欢文学，他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你觉得全国各种文学刊物哪家办得好？”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全国几百种文学刊物，有不少虽然阅读过但毕竟有限。再说，凭着几篇文章很难断定优劣。我只好说：“要讲特色，各个地区的刊物都有自己的特色。你们甘肃的《飞天》就办得不错嘛。”他对我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显

然并不满意。“什么特色？内容？质量？”“都有吧。”我回答。他又说：“我觉得《南方》、《鸭绿江》、《汾水》、《萌芽》办得都不错。”而后，他又列举了许多理由，颇有见地。也有的不同意他的意见，渐渐周围的人也围拢过来，参加讨论，一下子车厢里成了讨论会场，热闹得很。直到深夜十二点，他们才谈兴未尽地散去。

八月十六日：基地小憩

凌晨六点钟，火车到达西北某车站，某基地的一位参谋早已在站台上等候我。这是济空司令部的边处长专门安排好了的。我坐上吉普车，很快就被送到了基地招待所。招待所的条件自然不能和内地相比，比较简陋，一个小院，几排平房，两人一个房间。房内设施虽然不好，但收拾得很整齐，窗明几净，雪白的床单和干干净净的枕头看上去就令人很舒服。为了照顾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作家，又是兄弟军区的，招待所专门安排我自己一个房间，这使我很感动。我刚洗刷完毕，基地的张参谋长特意来看我了。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山东人。浓重的胶东口音分外亲切，“你很辛苦，先吃饭。吃完早饭，洗个澡，今天正好基地澡堂烧水。下午你再出去走走，看看这座县城。当然喽，和济南是没法比。”其实，我从车站乘坐吉普车过来时，已经大体把这个小县城浏览得差不多了。我边感谢边应诺着。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起身告辞，临别时又说：“部队早就进驻发射场了，正做准备。明天我派车把你送过去，别着急，来得及。”我被这位老乡首长的热情、坦诚深深感染着。

早饭，显然是张参谋长有意安排的，特别照顾，其他人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我是肉丝面，一盘青菜炒鸡蛋，一盘煮黄豆。面条切得粗细不匀，但是味道还不错，只是面很粘。据说，新疆、甘肃一带的麦子都这样。不管怎样，这对我一天一夜都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而言，无疑是一餐美食。